

噢，父親讀後

王義田

學生時代，我很喜歡讀卡夫卡的小說。

我覺得，他的作品所呈現的內在心靈，給人一種疑懼、不安、無奈的感受。彷彿一隻受傷的小兔子，在獵犬的緊鑼不捨之下，被逼到一個無可脫逃的小角落；由於那獵犬的龐大身軀逐漸逼近，無助地哀鳴着。

最近，在書肆間發現了一本小書：卡夫卡所著的「噢，父親！」一看到它的封面，我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。一個佝僂的弱小身軀，背負着一個比他龐大數倍的巖石（？）；或者可以解釋為，籠罩在一片巨大的陰影之下。這豈不是卡夫卡心境的最佳寫照嗎？

詳讀之後，我發覺這的確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。

這是卡夫卡寫給他父親的一封信，信中將他這種被壓迫感赤裸裸地表達了出來。文字雖然平實，但却是他心底最真實的吶喊，一字一句都充滿了淚水，令人同情。

卡夫卡的父親高大、健壯，聲音宏亮，雄辯滔滔，擁有無比的自信和統治慾，辦事果決，是一個能幹的企業家；相反的，卡夫卡瘦弱、遲疑、畏縮、不善言詞、敏感，是一個到處碰壁的小人物。

一個充滿自信的父親，往往會以自己做為標準，希望自己的兒子成為自己的翻版；但是他的兒子天生就是一個與他完全不同的人，於是，他在失望之餘顯露了他對兒子深深的不滿，與他那捉摸不定的親情交織在一起，匯聚成為一片曖晦的陰影；在這陰影籠罩下的兒子，對於父親巨大的身影，在欽佩之外，一方面感到恐懼和自卑，一方面又無助地企

求獨立自主；於是，在卡夫卡父子之間便橫着一道無法逾越的溝渠，使他們的心靈分隔在兩個不同的世界，形同陌路。

這份來自父親的巨大壓力，廣闊的散佈在兒子的每個部份。他的身體、交友、結婚、說話、行動、擇業，都置於父親的掌握之下。

「從我很小很小的時候起，您便限制我，對我威喝道：『不許辯白！』接着就把手高高揚舉，從那時起，這隻手便一直壓在我的心頭。……我性情柔怯，只有啞口無言，只有躲着你抖縮，只有在離開您很遠，深信您的力量達不到我身上時——至少不能直接達到——我才敢動一動身體。」這段話中，我們可以看出父親對兒子的震懾作用。

但是，這種壓制造成的效果却是：「您的意見，我一向相當敬重，因此對自己的行為也就失去了信心，變得躊躇不決、惶恐不安；於是失敗便成了無法避免的事實。」使這個孩子覺得「要脫離它，却是一條漫長而幽晦的道路。……『手裏一隻鳥勝過林中兩隻鳥』，這個比喻對我來說根本不適用。因為我的手裏什麼也沒有，樹林中却是什麼都有。然而，我却毫無

選擇的餘地，我不得不選擇『沒有』。」

對於卡夫卡打擊最大的，就是他的父親對他寫作的態度：「您討厭我所寫的東西，討厭與此有關的一切，幾乎擊中了我的致命之處。……這常令人想起一條蚯蚓，當牠尾部被人踩住了，牠就斷裂為二，帶着前半身可憐地逃走。」

我們在卡夫卡的作品中，到處都可以發現這種權威所產生的後果之片段。卡夫卡自己也說：「我所寫的一切都是與您有關，我不能在您面前說出的，都寫在文章裏了。」

卡夫卡父子之間的悲劇，是一個典型的例子。一個人，無論如何都不能強迫別人成為跟自己完全相同的人，即使是父親對兒子也不可以。不理會個別差異的存在，一味地要求孩子，希望將他塑造成為另外一個人；結果終會使父子的親情毀壞無遺。

卡夫卡也感覺到父親天生的骨肉之情，往往在無意之間流露出來，使他深為感動；但是，置身於他父親加諸他身上的痛苦之中，他覺得無比徬徨，不知如何自處？天底下的悲哀，真是莫此為甚了。

這種感情便是卡夫卡作品的基石。卡夫卡若能與他父親和睦相處，或許無法寫出意境如此深邃的作品。